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癡人說夢記
第十九回 改男裝一舸泛清淮 折俠妹單車走燕市

卻說慕隱、綴紅到表兄書房裡，那表兄見他表妹二人進來，笑臉相迎，起身讓坐，綴紅性子是急躁的，便問道：「剛才姨娘說，大姊夫和我們淡然是何人所害，他說表兄知道細底，萬望告知。」他表兄見他二人神色不善，生怕鬧出事來，如何肯說，歇了半晌，答道：「愚兄也不過是聽人家傳說，那話是靠不住的。二位妹夫鬧的事情大了，皇上震怒，以致避禍外洋。還有人說，如今皇上有回悟的意思，只怕就要赦他二人回來，也未可知。表妹不須著急，倘然這話有點來由，不久又好聚首了。況且二位妹夫，才高出眾，將來回國，一定還要重用，怕不封妻蔭子麼？表妹千萬不要動了決絕的念頭。」綴紅冷笑一聲，尚未開言，慕隱接著說道：「表兄不是這般說，我們女流之輩，幹得甚事，妹子急欲打聽仇人，也不過曉得了他，咒罵他幾聲。再不然，朝夜一瓣心香，禱告上帝，罰他不得好死，難道這般怯弱的女人，還能代夫報仇不成？表兄不須過慮，儘管說明了不妨。」他表兄尚是支吾，不防綴紅袖統管裡一把小刀子，驀然拔了出來，冷森森的白光一道，在那表兄的眼前一晃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今夜和你不得干休！」他表兄原來是個極膽小的人，見這光景。嚇得渾身亂抖，兩隻手抱著頸脖子，戰兢兢的答道：「我——我說——我說。」卻又頓住了口。綴紅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就把那刀在他眼前又晃了一晃。他表兄冷汗直淋，只得說道：「妹——妹夫的仇人，是胡尚書、方郎中。」原來他表兄嚇慌了，那時六部尚書裡面，卻沒有一個姓胡的，慕隱慮事，卻很精細，便插嘴道：「現在這兩個人在那裡？」綴紅道：「正是，在那裡？」他表兄道：「在——在京裡。」綴紅又把刀子對準他表兄咽喉，做勢一戳道：「今夜的事，你不准洩漏，要有半點兒風聲，被姨娘知道，仔細你腦袋。」他表兄見那刀子對著咽喉來時，只叫了哎喲一聲，兩眼直瞪，早已嚇呆了。綴紅囑咐他那幾句話，一句也沒聽得，綴紅見他不理，又述了一遍，他表兄才漸漸醒過來，諾諾連聲道：「不敢木敢。」綴紅撲嗤笑了一聲，把刀子插入皮套，藏在身邊，轉過臉對他表兄福了兩福道：「妹子無禮已極，萬望表兄包涵，千萬不要對姨母提起。」他表兄雙眼流淚道：「表妹你有話好說，何至於帶了兇器來嚇唬愚兄，幸虧我膽子大，落了別人，嚇都嚇死了。」綴紅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一則試試表兄膽量，二則妹子不這般做勢，表兄再也不肯漏出仇人姓名。」他表兄擦乾了眼淚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你聽，自鳴鐘已打□二下，請安置罷，母親是早已睡著的了。」慕、綴二人辭別表兄，回到上房安寢。兩人私下商議，要從這裡直到京都，找到仇人，定要烈烈轟轟，做他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綴紅道：「沒得盤纏，只怕到不得京城。」慕隱道：「那倒不慮得，我裡面這件衣服，不是鋪著二□兩金葉子縫的麼，你那一件難道沒穿來麼？」綴紅歎道：「咳，真真該死，我就沒慮到要走，還是姊姊細心。」慕隱道：「這倒不妨，好在盤費已夠，如今只消打算如何走法。」綴紅道：「我們明兒辭別姨娘，只說回家，出了大門，由我們怎麼走，誰能管得。」慕隱道：「不妥不妥，姨娘如何肯讓我們單身出門，定然要替我們僱船，還要派人護送，那時添了個解差，能走得脫麼？依我的主意，是不別而行最好。現在寫兩封信留在這裡，一封是辭別姨娘的，一封是寄與哥嫂的。只說我們前往日本尋夫，其實是望京城進發，你道何如？但須連夜改換裝束，清晨趁大家沒起身時，開了他們的後門出去，卻不要遠行，找個客店住下，等他們找尋的人兒過去，方可遠走高飛。我看地圖上，那京城和江蘇，只隔了山東一省，我們要望山東走，只消僱船由淮河上去便了。」綴紅聽了，欣然大喜道：「姊姊出的計策，一點不錯，我們一准就這麼走法。」當下二人悄悄穿衣下牀，把信寫好，就改扮起來，綴紅是要剪去頭髮，慕隱不肯，幸帶有剃面的刀，兩人將前後長髮剃去，把長衣穿起，果然與男子一般無二。

原來他們平時喜扮男裝，那衣服都是身邊帶著走的。收拾停當，天光已亮，二人隨即悄悄地開門出去。揚州的風氣，鋪戶人家，起得甚遲，這時只有豆腐店的人才起來下排門，慕隱道：「這時客店諒未開門，我們不如逕去僱船。」綴紅點頭稱是。二人奔到河邊，幸虧路是來時認得的，恰好一隻邵伯划子靠在河邊，慕隱和他講價，問他要多少錢一天？那船戶道：「我們長裝短卸，都有個地頭，不論天數的。客人到那裡去，我載你去，一總幾弔錢便了。」慕隱呆了一呆，不知道望山東去，是到那裡起早的，如何對付他呢？幸虧記得地圖上有個徐州府，是和山東交界地方，料想徐州府過去盡是旱路，就冒冒失失的說道：「我們要到徐州府去。」船戶鼻子裡笑了一聲道：「客人，沒出過門麼？那徐州府是旱路，如何去的？我們的船，只能到清江浦，再上去是要僱轎車的。」慕隱本來機警非凡，連忙改口道：「哼，你當找不知道清江浦麼？那是我走過□幾趟的了，我要到徐州府探親，順口說了個徐州府，其實也知道先到清江浦的。只是我們沿路要停兩天逛逛，不好定得日子，所以問你多少錢一天。」於是船戶討了七弔錢。送到清江浦，坐日錢是每天五百文，慕隱還他六弔五百錢，他也就答應了。

當下二人提了包裹下船，船戶到行家寫了船票，交給慕隱。當下先付了兩塊洋錢，慕隱就催他開船，他卻只是答應，並不解纜。綴紅髮怒，一疊連聲的催問。船戶走來道：「兩位少爺，不須著急，我們要等伙計來了方能開船哩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得隨他，卻懷著鬼胎，恐怕有人追蹤而至。不到一個時辰，那船上的伙計來了，這才理當解纜，慢慢離開碼頭。二人放下一頭心事，慕隱悄悄對綴紅道：「我們如今改做男裝，第一不可順口叫出姊姊妹妹來，被人家戳破機關。再者也要起個名號才是。」綴紅道：「你名慕隱，是慕的慕隱娘，我們莫如就改姓為聶，你單名一個軹字，表字子深，我單名一個井字，表字子裡。何如？」慕隱笑道：「準定如此便了。」且說二人既改了姓名，做書的人也須將他真姓名擱起，稱他的假姓名了，表過不提。

再說子深慮著有樁最急的事情，子裡會意，及至到了邵伯鎮，那裡的木器最多，二人上岸，買了些臉盆便桶之類，自此一路行去，遊山玩景，見些從沒見過的世面，倒也甚樂。不上□日，已到清江浦，找個客店住下，開發船錢。原來這客店是在清江浦開設多年，掌櫃的馬大有，很有名的，為人年老誠實，代客僱車很公道。子深和他敘談起來，才知他是山東歷城縣人，就討問他些山東風俗，及道路如何走法？大有知他兩人是怯弱書生，又且初次出門，有些憐惜他的意思，不免盡情告知一切。子深得了主意，便托大有僱車一輛，二人同坐，講明到濟南府，共二□弔大錢，連包飯在內。次日一早上車，可憐二人是閨閣中嬌養慣的，雖說有些本事，究竟經不起風霜之苦，不上三日，已覺筋疲骨痛。那天多走了半站，到店偶然晚了些，胡亂吃了些麵食，倒頭便睡。一覺天明，外面車夫，催他們上車，也不止一次了，好容易他們醒來，又要吃茶洗臉，車夫著急道：「今兒是大站，有一百二□里路，走的地方，是極不太平的，要是遇著響馬，咱看你倆還有命嗎？出門上路將就些罷了。洗了臉又要吃茶，這樣講究，只好長年住在家裡享福，何苦出來現世呢？」子裡聽他這番辱罵，幾乎氣破肚皮，喝道：「你算什麼東西，敢恁樣欺負人，你莫非要和強盜勾通，打劫我們麼？我們也不怕你，你不信，叫你知咱的利害。」說罷，搶前幾步，提起一塊三百多斤重的石頭，在台階上砸成四段，那台階的石頭，也震裂了，子裡又指著石頭說道：「你這驢頭比他如何？」嚇的車夫舌頭吐了出來，縮不進去，店裡有些伙計，也看呆了。車夫停了一會，趕來對子裡磕頭道：「大人不作小人之過，咱情願好好的伺候老爺到濟南府，單求饒恕了咱罷。」子裡笑道：「你原來只有這點兒膽量，好好去罷，今天走半站住宿，咱老爺身上有些不爽快，要歇息歇息。」車夫諾諾而退。子深始而見子裡動氣，很為著急，因聽馬大有講過，在路上是不好得罪車夫的，後見他拿出本事來，壓倒了車夫，心中卻也甚喜。當下二人覺得肚裡饑餓，忙叫店家煮了幾個雞蛋來充饑，然後叫車夫套車。這時的車夫，不比從前了，竟比家裡的佣人，還伺候得週到。車子套好，車夫就替搬鋪蓋，捆行李，拖腳踏凳，請二位老爺上車。趕了半站的路程，已經日光過午，到店歇下，子深就拿出一弔錢，叫車夫去辦酒菜，分一半賞他們吃。那車夫如何不樂，當日歇息了半天，把連日的勞乏，都將息好了，照常趕路。不上□日，已到濟南。早就聽得濟南府有七□二泉、千佛山、大明湖許多名勝，有意玩耍幾天，在城裡找了個客店，名為人和書屋，住了下來。天天出去逛耍，果然是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昔人評論，是不虛的。

逛了幾日，有些厭煩，心上又想到復仇的事要緊，便想僱車進京。走到街上，忽見一乘綠呢大轎，前面許多護勇簇擁著，街上的人，說是胡大人，子裡畢竟不知輕重，當時也不問情由，就想撲到他轎子面前，要想行刺。一班護勇慌了，手起一槍，打中他的

腰裡，在地下滾了幾滾，登時氣絕。子深分明看見，卻一陣心疼，昏暈了過去，倒在街旁。當時一陣忙亂，街上的人都擠滿了，胡大人傳命停下轎子，叫人搜那死屍身上，卻沒見兇器。原來這日子裡，並未帶刀，幸而搜檢的人，沒有脫他的衣褲，故而底蘊未露。胡大人叫地方官查拿餘黨，打轎回去。省城裡出了刺客，那還了得，連忙閉了城門，不准行人出進，三大營的營官，親自帶了老將，上街搜尋。可巧子深醒過來，被他們鎖拿了去，隨即解到歷城縣，立刻委員坐堂審問，子深到堂卻也不賴，便供道：「那個被你們打死的，恰是我的兄弟，來此探親不遇，住在店裡，我這兄弟，是個粗人，瞧見那轎子裡的大人，面貌很像我們要找的那個親戚，只道是無意中碰著了，所以撲上來廝見，並沒別的意思。如今誤被你們打死，也是他的命該如此，原不敢喊冤，只求撫恤些棺木之費，就感恩不淺了。」那委員倒是個忠厚人，聽他這一派情詞，不覺動了惻隱之心，很想開脫他，攔不住旁邊還坐著一位同寅，幫著問道：「這打死的人，既然是你兄弟，你為何當時不喊冤呢？」子深道：「我那時一陣心疼，已經暈倒街旁，及至醒來，就被你們拿住，那裡還有工夫去喊冤呢？」問官道：「且慢，你是那裡人？」子深道：「童生是江蘇揚州府人。」問官又道：「你探的親戚姓甚名誰？」這一問極利害，幸而子深已有腹稿，可巧他姑丈李蓮仙，做過濟南道，病故不久，本是紹興人，家眷才回去的，事沒對證，子深就說是他。那個官兒手捻著鬍子，出了一回神，只是搖頭，忽然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好大膽！」子深至此，不禁大嚇一跳。正是：

酷吏有威勝乳虎，犯人失魄類亡羊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